

主编 / 季羨林



吴冠中

• 吉林摄影出版社

温馨何处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温 馨 何 处

吴冠中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 ②谷…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温馨何处 吴冠中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策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吴冠中】 著名画家，作家。1919 年生于江苏宜兴县，青年时代留学法国。其绘画以融汇东西方现代艺术而闻名于世。绘画之余又著文论艺术与人生，有文集《东寻西找集》、《天南地北》、《风筝不断线》、《谁家粉本》、《吴冠中文集》、《要艺术不要命》、《艺途春秋》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春消息	(1)
花	(3)
栽花	(5)
大江南北	(7)
雨后飞瀑	(10)
观瀑	(11)
松与瀑	(13)
瓜藤	(15)
说树	(17)
老树	(20)
汉柏	(24)
秋色	(26)
晓月	(29)
野菊	(31)
雪	(33)
蟋蟀	(36)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小鸚鵡	(38)
双燕	(41)
奔马	(43)
说鸟	(45)
温馨何处	(48)
土地	(50)
日照群峰	(51)
希望	(53)
晨曦与夕阳	(56)
长城	(58)
孔林	(60)
孔孟故里行	(61)
且说黄山	(64)
佛国人间	(68)
忆与想	(71)
说天池	(77)
漓江	(80)
从兰亭到溪口	(81)
闲话画竹	(85)
点石成金	(89)
风筝不断线	(93)
贾岛诗中画	(97)
说师承	(100)
美盲要比文盲多	(103)
名山与名家	(105)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乡情	(107)
可怜祥林嫂	(110)
朋友·知己·孤独	(112)
真假牡丹争妍	(114)
霜叶吐血红	(116)
剪不断，理还乱	(123)
生命的风景	(127)
艺术断想（三章）	(130)

目

录

春 消 息

故乡人说：“春暖花开时回来吧！”我于是几乎每年要回江南去探问春消息。但不能等春暖花开的季节，总要赶在春寒料峭之前，杨柳还刚刚吐出点点新芽，枝（线）与芽（点）织成薄薄的幕纱，正如诗人说：“柳如烟”。俏，往往近乎“瘦”，我见江南俏，我爱画早春或晚秋季节的江南。脱去遮掩的叶，树充分显示出身段之苗条，从棉衣而单衣而裸体，美的裸体值得骄傲。

苏州留园里一堵墙面上爬满了爬山虎，一直爬上山墙的最高处。偌大的爬山虎构成了纵横交错的线世界，缠绵纠葛理不清，层层叠叠中更织有无数代的筋骨与发辫，遥远且悠久。然而线运动之奔放又被约束在墙之身段裁剪中，不肯冲破居屋之雅致，而葆其江南之娟秀，有异于黄河咆哮决堤闹泛滥。曲状之线横向发展，与墙之横相平行；垂线如雨，洒满江天，对照了横线，并在明如观火之线结构中引入了朦胧。

藤爬上了墙，满墙张渔网，满墙布经络，满墙是图画。画家的职业被挂在墙上，有了墙才想起画。这风雨中的素墙是理想的画面，画家疏忽了，被爬山虎抢先占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领，爬山虎得意忘形化成爬山龙，墙舞龙蛇。

我忘记探听春消息，但并不希望春暖花开得太早，
愿留住点点新芽！

花

北国早春，山野的杏花先开，那干瘦乌黑的枝条上放出明亮的粉色花朵。生意盎然。但远看那山坡上一簇簇的杏花，白灰灰的一团团，被衬托在灰暗的土石丛中，倒像是癞秃头上的疮疤。花，宜近看不宜远看；树，依凭体态之美，才宜于远看。鲜艳的碧桃，远看不过是一堆红色灌木，失其妖娆；牡丹、芍药，远看也不见其丰满华贵之态，只呈点点嫣红了。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中画花大都表现折枝花卉，曲尽花瓣转折之柔和，如亲其肌肤，闻其芬芳。

鲜花令人珍惜，由于花期苦短，落花流水春去也，花比青春，年华易逝，诚是人生千古憾事。为了赋予短暂的花期以恒久的或深远的含义，人们歌颂荷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兰花为空谷幽香，梅花的香则来自苦寒。其实也正缘于生生灭灭的轮回匆匆，促成了人间的缤纷多彩。新加坡地处赤道，终年酷暑，我同新加坡的友人开玩笑，说你们不分春、夏、秋、冬，便没有风、花、雪、月，便失去文学艺术。新加坡的国花兰花，鲜艳闪亮，终年常开，但似乎难比荷花或梅花由于身世而形成的独特风姿。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人生缺不了花朵，但从未开花的人生当也不少，灰色的、苦涩的人生难于与花联系起来。一路开花的人生也许有过，马嵬坡以前的杨贵妃是否就一直是盛开的花朵，也难说。开花原本是为了结果，花开只一瞬，果实才是恒久的吧，果实时也不可能恒久，所以能恒久，因为它成为种子。桃花易开易落，因结桃子，年年开，千年开。人们自我安慰：人生短；艺术长。艺术之长，当也依靠种子引发新枝，失去启发性的艺术是不结种子的艺术，也只能像花朵开过一次便消灭。



裁 花

北京平地起了无数高楼，像鸟巢似的，众多的市民栖止在云霄中。从地面往上看，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阳台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盆花，人住多高，盆花也跟着爬到多高。是花总爱紧贴着人呢，还是人总离不开花！我刚从大杂院迁入楼房，那归我所有的一角阳台，干干净净，空空荡荡，这水泥的笼子里等待土壤、水份和枝叶花卉，盼望生命。·

我住了近 30 年的大杂院，其间泥土虽不肥沃，我仍种了葡萄；葡萄冬天要下架掩埋，枝条一年比一年粗壮，掩埋愈来愈困难。有一年不管它，冻死了，邻居们为之惋惜，已经能结可吃的葡萄了！我于是改种木槿，人说木槿皮实，不需花工夫培植，我确乎没有工夫来培植，自己忙起来，瞧都不瞧它一眼，更谈不上培植了。

盛夏的傍晚，躺在廊下的竹椅上纳凉，我欣赏木槿那茂密浓绿的叶丛间缀满了洁白的花朵，素白的花朵心房里又点染着一小片粉红色，很美，但这都是靠了倔强的木槿自己的挣扎，没有我这主人的功劳，我更加喜爱它了。它愈长愈高大，高处的叶尖将触及房檐，我以为

它身躯已经蛮壮实而满放心了，为自己选到了这样的花木品种而高兴，然而某一年的春天，它突然死了，是虫吃尽了它的根呢，还是浇了什么有毒的水，总之它是死了，遗下一丛巨大的枯枝。

我曾经在高山石隙间挖来小松树，在瘠薄的沙土地里挖来野菊，移植到我家庭院里，不仅是由于爱它们那种孤傲和自然之美，还认为它们能在那样恶劣的环境里生长，生命力强，正适合我这不能细加栽培的主人的要求。由于真心爱它们，开头我用心浇水、施肥，庭院总比那寒风刺骨的野岭温暖多了吧，然而谁想到这些野种却都死了。是它们不服我的驯养呢，还是我不了解它们的脾气和心情，总之它们是死了。

我不爱盆花，鲜艳的花朵几天就谢了，花朵谢了后无任何特色的盆里枝叶有什么好看呢！但主人的感情不一样，他天天观察盆里的青绿在极缓慢地成长，他紧跟着一个生命在发展。它病了，又复办了，冬天叶落，明春还冒芽。我的阳台上是种不下树木了，于是也想买些盆花。善于生活和种花的朋友笑我了，说：“花都是靠自己种。从友人处讨得一株小苗，加意照料，眼看着一天天抽发……买来的花有什么意思。”这无足轻重的闲语却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愧于买花的念头了，何况买来了也不善于护理。我想，种一盆野草吧，哼，怕野草也未必肯在我那干净漂亮的阳台上落户呢！

大江南北

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在北京住了 30 余年了，依旧恋念着故乡，总说江南好。多次，刚过春节，北国冰封，人们还在溜冰的季节，我便收拾去江南写生的画具了。“太早了，南方也还冷着呢，等到 4、5 月份春暖花开的时节去多好！”邻居们都这样劝我。我有我的所恋，我一味追求：柳梢初冒新芽，尚未吐叶，疏疏的枝条随风飘摇，远远看去，通体呈现着朦胧的半透明的冷灰色调。这时候，春水微绿，远山偏青，湿润的堤岸带生褐色，彼此间的色彩融洽和谐，都很谦虚，谁也不欺压谁。白墙黑瓦的江南人家就散落在这宁静和谐的水乡里，显得分外醒目。这里、那里，像镶嵌似的点缀了浓重鲜艳的彩点，赤、橙、黄、绿、青、蓝、紫，是田间的姑娘，是晾晒的衣裳。由于在整体银灰调环境中占面积极小，是色彩的浓缩点，那么鲜艳的色彩也不会刺眼，这是色彩效果的规律。待到垂柳浓荫的五月天，处处绿树成团，青草如茵，红花簇簇，又别是一番打扮，但不是我所追求的对象了。我穿着厚棉衣离开北京，其实并不算太早，一夜醒来，窗外已具青绿意味了。“春风

又绿江南岸”，我甚至有些着急了。我要赶在春风之前，仔细观察她是如何染绿了江南岸的。她用笔轻巧而隐蔽，三天、两天，甚至每天每天，江南岸的色调缓慢而迅速地递变，人们未及察觉，往往过了一个星期，才惊讶杨柳绿了！桃花开了！流光容易把人抛！我的青春早被流光抛去，只忙于捕捉那流光中瞬息消逝的早春天气了！

回忆 50 年代初到北方时，过了长江便渐渐进入漠漠平原，林木稀疏了，树叶也不很绿了，同那黄灰溜溜的土壤一样显得没有精神。啊！真单调。尤其沧州一带，极目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即使我想起充军中的林冲，他那可怜的草料场又在哪里呢！村庄吗？太不起眼了，那泥墙泥顶或灰顶的房舍与土坡泥埂混成一片，虽各有起伏，远远看去也难分是坡是屋，因为房屋外墙几乎都不露门窗，像长年闭着眼睛在打瞌睡，看不清它们的面貌。数十年，生活在干燥、晴朗的北方已数十年。尘土、黄沙的袭击替代了拂面的春风；粗笨的大车在干涸的河床里颠来簸去；直线上下的峭壁寸草不生；大平原，一望无际到天涯不见一户人家。这些是单调吗？数十年的相熟相亲，不单调了，是单纯，是质朴，是大气磅礴的粗犷之美，何必执意于小桥流水人家的娟秀呢！确乎，我是一个南腔北调之人了，爱上了北国的统一基调银灰色，我竭力吸取这银灰色调揉入江南水乡的画面中去，否则感到江南鲜明的色相易流于甜腻。

年年复年年，我奔驰在大江南北，眼看着江南江北都在不断地变，究竟哪边将更富饶，难说呢！我还记得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早年夜间过江坐渡轮及换车的情形，曾使我畏惧南去，尤其是拖着笨重的画具。今天当我在卧铺车厢中听着列车轰轰隆过大江，感到分外轻松，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南下是回来，北上又是回去，我永远在母亲的怀抱之中，伟大的母亲！

大江南北